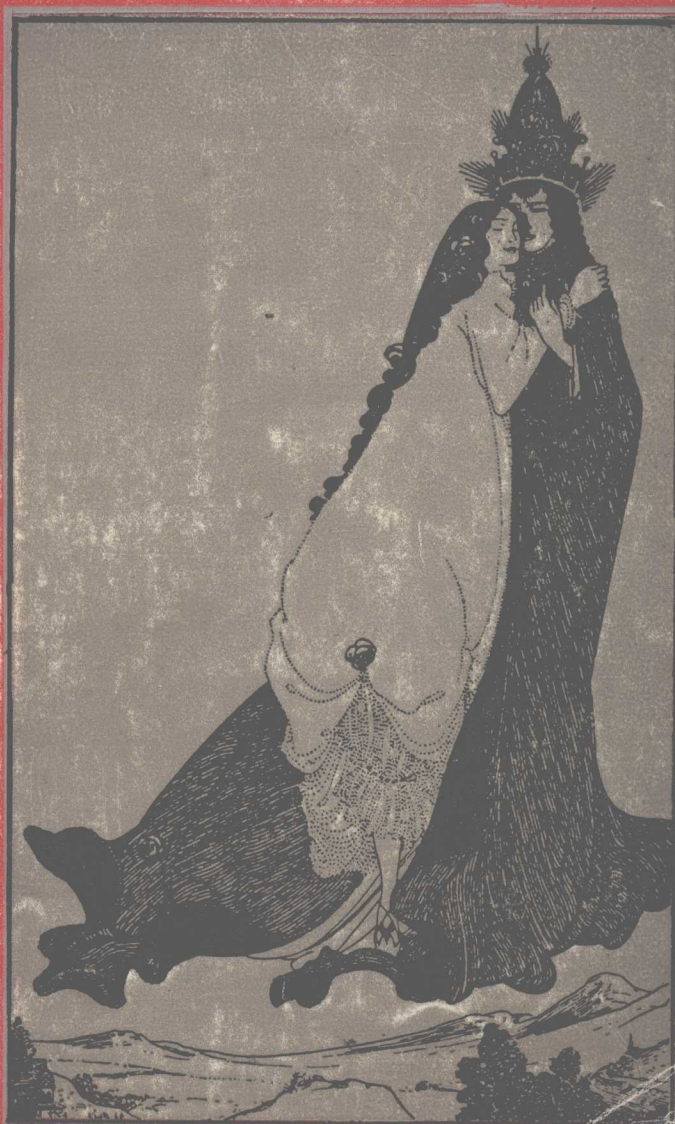


徐志摩譯詩集

詩苑譯林

晨光輯注



徐志摩譯詩集

晨光輯注

湖南文藝出版社

徐志摩译诗集

晨光辑注

责任编辑：罗尉宣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67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邵阳市美术印刷厂印刷

1991年8月新1版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7.25 插页：5

字数：150,000 印数：1—15,300

ISBN7-5404-0752-2

I·603 定价：3.30元

序

这可以说是一本奇书，附录文章的意义大于正文，我答应写序，只能再发发怪论。

我一向不喜欢专家、学者挖掘别人自己悔不及废或改的幼稚或拙劣的文字产品，总以为就让它们入土为安吧。198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特约社外专家编了一卷本《徐志摩选集》，要我写序，由我决定对选目作了大量的取舍，一年后出版，头上竟忽然多了两首徐自称“见不得人的”初期诗，因为这是一般读物，并非研究参考资料，我一直感到不痛快。^① 1983年我遵命编选何其芳译诗遗稿，尊重他借此作现代格律诗的实验，从一、二尺厚的请人清抄、请人用德文校改过的稿子里只选用四十九首他所译海涅和维尔特诗，编成薄薄的一本，还给它定名叫《何其芳译诗稿》，这是经过了一番苦费斟酌的过程。接着，我看到多少人出版了译诗集，所收译诗不见得比何其芳的高明，我又抱憾没有把所选其芳的也叫《译诗集》。^②

现在，我先是根本不赞成出版《徐志摩译诗集》。他已有十几首译诗收入了他的诗集（在自己的创作诗集里兼收译诗，在十九世纪英国浪漫派诗人以后，现在也好像很少人这样做了）。我1981年终写了一篇短文，叫《译诗艺术的成年》^③，后来发表了，有的朋友不赞成我的“成年”说，认为我美化了今日的译诗界；而志摩的译诗大多数发表在“五四”以后不久，可说是译诗艺术童年的产品，单行出一本，似乎不值得。译诗照常例

说，总是后来居上的，但是也并不尽然。现在出版社那么热心，在目前出书难的条件下，居然要赶印这本书，想必自有高见。

我则从最初使我不耐烦读的这部《译诗集》里，意想不到，终于颇有所得——一些重新认识或一些新发现。

就徐志摩写诗通过自己的翻译受西方诗影响而论（撇开继承我国古典诗传统且不说），我曾讲过他的“诗思诗艺几乎没有越出过十九世纪英国浪漫派雷池一步”^④；后来又说“情调上没有超出十九世纪英美浪漫派诗及其二十世纪余绪的范畴”^⑤。现在翻阅一下这本《译诗集》正文和附录，我多少更清楚认出了徐曾从一度受现代派影响返回到十九世纪浪漫派诗风的转折。

西方文史论家，界定现代派诗（包括“现代主义后”各派诗）众说不一，有的把开端划到法国波德莱尔（1821—1867），有的划到美国惠特曼（1819—1892）。《恶之花》出版在1857年，《草叶集》虽然早两年，在1855年，出版过一小集（十二首），到1866年才“正式出版”，两者震动西方诗坛，正好差不多同时。

我曾自笑如今倒像古典派了，对徐著诗文多所挑剔，^⑥现在再面对徐谈《济慈的夜莺歌》，我简直不相信文中的天花乱坠、娓娓动听的弄舌六十五年前会使我着了迷。这篇文章是在上海出版的《小说月报》上发表的，当时我还在南边乡下读初级中学，还没有得见他在北京《语丝》上发表的波德莱尔《死尸》一诗的译文和按语，我现在很难想象我当时把它们对比读了会作何感想。那样就《夜莺曲》谈济慈又这样就《死尸》谈波德莱尔，似乎天南地北，相隔遥远；但是徐译《死尸》并作按语，是在1924年二月，发表则在十二月一日，第二天“夜半”就写出了《济慈的夜莺歌》，从发表前者到写出后者，相隔又这么近，好像一步就从他自己

在文中所说的“现世界”跨到了“超现实的世界”。其实两者间的文风就有一脉相通处。

在二十年代初徐志摩开始迸发他横溢的文学才气，译、写、谈诗的时候，文艺上的时（古与今）空（东与西）观念，正如流派、主义，在他杂陈的头脑里几乎没有多大区分。他在1924年三月十日就译出过惠特曼一千三百多行的长诗《我自己的歌》十五行，也发表在《小说月报》上，当时没有引起我注意；在此前后他还谈到过惠特曼“文字内蕴的宽紧性〔伸缩性，弹性〕”^⑦，还在北京《晨报副刊》上先后发表过受到惠特曼影响的爱德华·卡本特（Edward Carpenter 1844—1929）《走向民主》一集中译出的两首诗——《海咏》和《性的海》。

不仅如此，二十年代初开始在西方风行一时的现代主义主体（不是先驱）文学作品，徐志摩也有所涉猎。他早读过詹姆士·乔埃斯的《尤利西斯》^⑧；引过英国现代批评家所说的玛塞尔·普鲁斯特是“二十世纪的新感性”^⑨；后来他还自称“仿T. S. 艾略特”写过一首诗，就是一点也不像。倒是这篇先就《死尸》谈波德莱尔的按语中为鲁迅举出来挖苦说是“神秘谈”的一段文字，却有几分像《尤利西斯》意识流或自由联想式的文风（后来他写散文甚至写论文也一直有点这一类的文风），真不知他扯到哪里去了，有如他自己批评另一篇文字所说的“瞎扯”^⑩，跃进到了他自己现代化的极限，越过了现代主义的开端，也就马上直碰回到济慈《夜莺曲》的浪漫主义境界，不用等两星期后听鲁迅在十二月十五日报的《语丝》第五期上发表《音乐？》一文的挖苦话^⑪。

大致由于接触了波德莱尔，徐讲解《夜莺曲》也就能道出这首诗中本有的通感或交感功能。这种功能在东西方诗里本来是

古已有之，只是波德莱尔加以强调到开启了象征派及其后的现代诗风。经过这样的烛照，济慈的浪漫派诗也就呈现了一些准现代色彩，也带了一点徐志摩一贯的个人色调。而在徐志摩早期创作力最旺盛的日子，借鉴西方十九世纪浪漫派诗来自己写白话诗，由于气质不同，却不可能走济慈的精致路数。

波德莱尔和惠特曼以“现实主义”姿态冲击浪漫主义风情，唱反调实际上近于变奏。在“五四”初期，徐志摩在西方诗中自然容易接近讲民主、讲人道的惠特曼和波德莱尔。他译惠特曼那一段长行自由诗是应属他较好的译诗之列，以他自己爱用的排比、堆砌的句法，正好保持了原诗的气势、节奏，他自己早期写诗也产生类似的《灰色的人生》、《毒药》、《红旗》等这一路虽稍嫌浮夸的有生气作品。他译波德莱尔格律谨严的《死尸》，就驾驭不了，勉强凑韵也不合原式安排，逐行移植又做不到原样整齐，失了形也失了神——严肃的份量，他自己写这路诗也就产生《一小幅穷乐图》那样的恶趣。大概徐志摩发现自己“理想主义”到处碰壁，后来较多翻译了哈代诗，用出了他自己擅长的利落、冷峭的口语正好合适，也逐渐能于自控，较符原来的形式，只是特别对付不了哈代一些弄巧的地方，例如徐译《疲倦了的行路人》，拖沓了，也没有保持原诗四节，每节四行，一、三行协韵，各节都换韵，二、四行一律用“路”（road）一字押韵，以达到疲倦感觉的效果^⑩。我总趋向于把所谓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看作一个事物的两面。哈代小说尽可以说是现实主义的，作为诗人，我更相信他是“颠倒过来的浪漫主义者”^⑪。

徐志摩从译诗到写诗，在现代化上碰壁，一方面固然有他个人气质的问题，一方面也有直到今日诗界都有所表现的优良的民族传统的发扬与恶劣的习惯势力的羁绊之间的矛盾问题。

现代化仅得其形未得其神，也正是今日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所遇到的困难。

“徐志摩用白话写诗……音乐性强”，我曾说过；我又说“不是随心所欲的讲求诗的‘音乐性’，而是在活的语言以内去探求，去找出规律的要求”，徐志摩“在这些方面…只是做到个大体而已。这方面还留待写《死水》的闻一多带头在实践与理论上作进一步的探索”^⑭。现在从这本《译诗集》正文和附录可以看出他是理直气壮坚持走白话新诗的道路的。他“要从认真的翻译研究中国文字解放后表现致密的思想与有法度的声调与音节之可能；研究这新发现的达意的工具究竟有什么程度的弹性性与柔韧性性与一般的应变性；究竟比我们旧有方式是如何的各〔区？〕别；如其较为优胜，优胜在哪里？为什么，譬如苏曼殊的拜伦译不如郭沫若的莪麦译……为什么旧诗格所不能表现的意致的〔？〕声调，现在还在草创时期的新体即使不能满意的，至少可以约略的传达，如其这一点是有凭据的，是可以公认的，我们也不应该依着新开辟的途径，凭着新放露的光明，各自的同时也是共同的致力，上帝知道前面没有更可喜更可惊更不可信的发现！”^⑮

不幸志摩今日如还在世，他发现新诗早在“文化大革命”前就有“迄无成功”说，说得也并非没有依据；最近也有“五四”新诗元老说“谈到诗，我是‘不薄今人爱古人’，我更喜欢旧体诗，念起来顺口，又容易背诵”^⑯，似也值得写新诗人反思。其实胡适自己就早有反复。他在1919年用白话把美国女诗人莎拉·蒂斯代尔(Sara Teasdale)一首格律体短诗“Over the Roofs”译为《关不住了》，译得相当整齐，接近原诗的本色，第二年就在《尝试集》再版

自序中不无得意的自称开了“我的‘新诗’成立的纪元”^⑦。现在从这里附录的《莪默的一首诗》一文就可以读到胡又表示他根据斐兹吉拉尔德著名英译《鲁拜集》转译的一首诗，译得参差不齐的，是他“最得意的一首译诗。”徐爱夸大，这里所说不一定尽符胡意，可是他是亲听到胡“打起了徽州调高声朗唱了一两遍”，可见胡又马上返回到旧体诗的哼唱（是chanting，不是singing）调子，是“吟调”，不是“诵调”（说话调子）。徐是用说话调子朗诵诗的，他指出中国文字“形似单音”^⑧，写起新诗来却不像胡适那样了解现代汉语里“了”一类虚字不能像旧诗词曲里单独与实字押韵，而只能与实字连起来押阴韵（至于胡适、朱湘批评徐志摩常用土音入韵，那倒是小疵，有时用古韵却也是不足取的）。陆志韦也早就在实践中明白现代汉语里用阴韵的道理，闻一多也只有到稍后才注意到这一点。胡适知道用阴韵，用了却还是“朗唱”，那倒又文言化了。徐志摩早先不知道用阴韵，那么他朗诵到这种场合，可能是方言化了。

然而徐志摩是抓住了现代汉语新诗律探索中的一个症结问题：“因为形似单音的缘故。”闻一多实验格律诗，讲音尺了，还有过一阵要斤斤计较诗行的字数，徐后来更常写“方块诗”。“因为形似单音的缘故”，直到今天我国写新诗的，不论写格律体的还是写自由体的，用语体译外国诗的，不论原诗是格律体的还是自由体的，一般都不理会诗行究竟以什么为节奏单位的问题，如何以简易而可以活用的办法解决问题，以致没有在一般读诗人面前形成“可以共认的”新康庄大道，只好坐看诗界一方面纷纷复古，一方面层层崛起。混乱可能就是繁荣的标帜或者前奏。不管怎样，徐志摩既然认识表达现代汉语的中国文字“形似单音”，为求新诗语言的音乐性，尽可以从我国悠长的旧体诗

传统里吸取一切在今日还有用的诗艺，决不会赞同今人放弃他所谓“新开辟的途径”，对于译诗是如此，对于写诗当然也就如此。他自然也会估计到困难，正如我们今日进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会遭遇到的困难。

话又说回来，徐志摩自称他的笔是“最不受羁勒的一匹野马”，并不适于译诗这项应受拘束的工作，而按他在《一个译诗问题》一文里提出神、形一致的严格要求说，他的译诗里失败借鉴有余，成功榜样不多。这是一本译诗集，并非专供研究参考的资料书，我认为还是不能求多求全。他有些文章里顺便译出的一些诗片断，译得也并不精彩，可以不收，如果文章相干，就把文章像这本译诗集一样收作附录倒好。徐志摩不主张用文言旧诗译外国诗，显然就因为既不满别人也不满自己作过这种尝试，那么这本译诗集就有理由一律不收他早先偶尔用文言旧诗体译过的一些诗，以免像存心捉弄他并误导认识不深的一般读者。*

这本书，说到底，是后人编的徐志摩个人的译诗集，不是从徐译诗中编出的外国诗选。编这本译诗集，当然也不是要显示他的学识广，所以内容缺了古今、东西一些重要诗人的名作，既是无妨；有了一些在写诗方面不那么重要的作家，不那么有份量的作品，自也无碍。而徐对于外国诗的个人爱好，也不一定见于他自己的译诗选题，这似也应注意。

卞之琳

1989年2月17日

* 经研究，仍选存徐志摩早期文言译诗五首，收入本书附录。——编者注

附记：我虽然曾在课堂上短期亲受过徐志摩教，从不是徐志摩专家，没有通读过徐志摩的诗文，虽然为《徐志摩（诗文）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写序，补过一下课，还是没有作过学术研究。几年前，承香港林真先生寄赠梁锡华博士著《徐志摩新传》、《徐志摩全集补遗》、《徐志摩英文书信集》三本书，深佩著者在收罗考订上下了不小有收获的苦工，可惜没有时间细读，而现在又一时不易从书堆里找它们出来核对，否则多少可以省得我现在还作了一些主观的猜测之词。

2月18日

附 注

- ①《徐志摩选集序》后收入本序笔者著《人与诗：忆旧说新》，北京三联书店，1984，页29—30，文末注明头两首诗误被混入。
- ②《何其芳译诗稿》1984年出版于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代序《何其芳晚年译诗》已收入《人与诗》页94—106。
- ③见《人与诗》页194—199。
- ④《徐志摩诗重读志感》，《人与诗》，页24。
- ⑤《徐志摩选集序》，《人与诗》，页37。
- ⑥同上，页40。
- ⑦晨光辑注《徐志摩书信》，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页112，《致孙伏庐三封》（一），页114注明“原刊1923年7月22日《晨报副刊》，标题为《一封公开信》”。
- ⑧同上书，页111。
- ⑨见本集附录《波特莱的散文诗》。
- ⑩见《徐志摩书信》，页112，“瞎扯”原指徐早期诗《康桥西野暮景》受了“尤利西斯”影响所写的“前面一段序”。

⑪见鲁迅《集外集》。

⑫徐志摩1931年在写给本序笔者的最后一封短筒上说：“哈代一诗我亦曾译过，但，弟译高明得多”，见《徐志摩书信》，页91。“哈代一诗”即指本序笔者日后编译的《英国诗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页131）所收的《倦行人》，原似曾刊《新月》，原译名《倦旅》，脚韵安排照原样，现仍未动，只是每行长短原按字计，后改为按顿计；徐译过去一直没有见过。

⑬《人与诗》，页24。

⑭同上，页28。

⑮见本集附录《征译诗启》。

⑯冰心1987年3月13日信，见同月《人民日报》《大地》副刊。

⑰见《尝试集》再版自序，人民文学出版社原本选印本，1984，页185。

⑱《徐志摩书信》，页112。徐信此处原文为“中国文字因为形似单音的缘故，宽紧性最不发达……”，上短句显然有道理，下半句要看怎么了解了。

目 录

序 (卞之琳) (1)

萨 福 (古希腊)

一个女子 (Rossetti 集句) (2)

忒俄克里托斯 (古希腊)

牧歌第二十一章 (4)

莎士比亚 (英国 1564—1616)

罗米欧与朱丽叶 (第二幕第二景) (8)

罗彻斯特 (英国 1647—1680)

To His Mistress (18)

布莱克 (英国 1757—1827)

猛 虎 (24)

华兹华斯 (英国 1770—1850)

葛露水 (28)

柯尔律治 (英国 1772—1834)

Love (34)

拜 伦 (英国 1788—1824)

Deep in my soul that tender secret dwells (40)

年岁已经僵化我的柔心·····	(42)
唐琼与海·····	(45)
安诺德 (英国 1822—1888)	
诗 词·····	(52)
D. G. 罗塞蒂 (英国 1828—1882)	
图下的老江·····	(54)
C. G. 罗塞蒂 (英国 1830—1894)	
新婚与旧鬼·····	(58)
歌·····	(61)
欧文·梅瑞狄斯 (英国 1831—1891)	
小 影·····	(64)
哈 代 (英国 1840—1928)	
窥 镜·····	(70)
她的名字·····	(71)
伤 痕·····	(72)
分 离·····	(73)
公园里的座椅·····	(74)
我打死的那个人·····	(75)
两位太太·····	(77)
在一家饭店里·····	(79)
一同等着·····	(80)
疲倦了的行路人·····	(81)
一个厌世人的墓志铭·····	(82)
一个悲观人坟上的刻字·····	(83)
对 月·····	(84)
一个星期·····	(86)

哈代八十六诞日自述.....	(88)
文亚峽.....	(90)
在火车中一次心软.....	(97)
多么深我的苦.....	(98)
To Life.....	(99)
送他的葬.....	(100)
在心眼里的颜面.....	(101)
嘉本特 (英国 1844—1929)	
海 咏.....	(104)
性的海.....	(108)
赛蒙斯 (英国 1865—1945)	
我要你.....	(112)
译 诗.....	(113)
弗莱克 (英国 1884—1915)	
有那一天.....	(116)
曼殊斐儿 (英国 1888—1923)	
会 面.....	(118)
深 渊.....	(119)
在一起睡.....	(120)
波德莱尔 (法国 1821—1867)	
死 尸.....	(122)
席 勒 (德国 1759—1805)	
诗一首.....	(127)
富 凯 (德国 1777—1843)	
天 父.....	(130)
渴堤孩新婚歌.....	(131)

连儿歌·····	(133)
邓南遮 (意大利 1863—1938)	
无往不胜的爱神·····	(136)
惠特曼 (美国 1819—1892)	
我自己的歌·····	(140)
泰戈尔 (印度 1861—1941)	
谢 恩·····	(144)
Gardener Poem 60 ·····	(145)
附录一：徐志摩早期文言译诗	
To Fanny Browne (Sonnet) ·····	济慈(148)
Inclusions ·····	白郎宁夫人(150)
Atalanta's Race·····	莫里斯(151)
Joseph and Mary·····	弗莱克(153)
朝气一何清·····	富凯(157)
附录二：徐志摩论外国诗和译诗	
济慈的夜莺歌·····	(162)
白郎宁夫人的情诗·····	(173)
哈代的悲观·····	(193)
波特莱的散文诗·····	(196)
裁默的一首诗·····	(200)
一个译诗问题·····	(202)
葛德的四行诗还是没有翻好·····	(205)
征译诗启·····	(210)
编 后 (晨 光) ·····	(213)

萨 福（一首）

Sappho(约公元前7—6世纪)，古希腊女诗人，莱斯沃斯岛上流社会贵族妇女沙龙中的活跃人物。

她用当地方言写作，文笔优美，曾被誉为“第十位缪斯”，其诗名与荷马相提并论。传说有诗集九卷，作品主题以诗人自己及女伴间的友谊及不睦为主。“萨福体”诗歌曾对后世欧洲诗作产生较大影响，现仅传下两首完整作品和一些残句。